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

賜進士孫某等官其舊有制總制其海寧等處軍務統轄其地等處軍都尉是編集

宋紀八十五

起強圉赤奮若正月盡著雍攝提格十二月凡二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

帝

紹聖四年

遼壽昌三年

春正月丙戌朔班內外學制

丁亥

遼主如春水庚寅以阿里骨子轄戩

舊作轄征今改

襲河西軍

節度使邈川首領轄戩即溪邦彪錢也

甲午涇原路

鈐轄王文振敗夏人於漫煙峽

壬寅遼烏庫節度使

耶律慎嘉努

舊作陳家奴今改

以功加尙書右僕射

癸卯遼

主駐雙山 丙午詔應紹聖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類定

姓名責降人子孫弟姪各不得在本州其鄰州內子孫仍竝與次路遠分合人差遺已授未赴并見任人竝罷

庚戌李清臣罷知河南府帝幸楚王似第有狂婦人

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氏外婦也清臣

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 二月丙辰朔

〔致異〕遼史道宗紀作甲辰朔誤

正今改遼南京水遣使賑之 丙午準布部長請舊地貢

方物遼主許之 丁巳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禧觀王存

表乞致仕詔許之薄其蔭補恩例言者指存元祐之初

論事附會故也 己未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詆毀先

帝變更法度罪惡至濫及當時同惡相濟首尾附會之人偶緣身死不及明正典刑而亾沒之後尙且優以恩數及其子孫親屬與見存者罪罰未稱輕重不倫至于告老之人雖已謝事亦宜少示懲沮於是下制追貶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使司馬光爲清海軍節度副使王巖交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傳堯俞贈官追韓維子孫親屬所得蔭補恩例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各與恩例兩人餘悉追奪

攷異編年錄係于乙未誤今從長編及宋史哲宗紀

初議再貶光公

著等曾布謂章惇蔡卞曰追奪恩澤此例不可啓異時姦人施于仇怨則吾輩子孫皆爲人所害矣惇曰彼已

死雖鞭尸何益追削何補不若奪其恩例乃實事布又曰不若止治其渠魁爲僇惇曰范百祿胡宗愈之徒亦無顯惡姑置之布曰韓維在政府不久又與眾不合而去恐亦無它惇曰與光倡和者正此人也布反復甚久卞曰亦有可議唯許將默無一言布疑將以元祐爲嫌故爾 壬戌罷夔州路提舉常平張競辰以御史蔡卞言其諂事呂大防蘇軾故也競辰蜀人王安國女婿與曾布有連其得提舉官布實薦之章惇而蔡卞以競辰嘗忤其妻最惡競辰亟罷之 丙寅夏人寇綏德城己卯復元豐榷茶法 庚辰追奪趙瞻傅堯俞諡告

詔罷春秋科 三省言近降指揮以司馬光等各加追
貶其首尾附會之人亦稍奪其所得恩數謹按呂大防
劉摯蘇轍梁燾等爲臣不忠罪與光等無異頃者朝廷
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內范純仁又自因別過落職于
本罪未嘗略正典刑輕重失當生死異罰無以垂示臣
子萬世之戒其餘同惡相濟幸免失刑者尙多亦當量
罪示懲癸未制呂大防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
劉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蘇轍責授化州別
駕雷州安置梁燾責授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純仁責
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劉奉世韓維王覲韓川

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汾王欽臣張耒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吳安詩晁補之賈易程頤錢勰楊畏朱光庭孫覺趙鼎李之純杜純李周等三十一人或貶官奪恩或居住安置輕重有

差其郴州編管秦觀移送橫州大防等責詞皆葉濤所

草也

攷異李燾曰曾布日錄云庚辰晚乃聞再貶大防

李輟燾等實錄貶大防等在癸未二十八日今按宋史本紀亦係癸未

與實錄同當從之

甲申太師致仕文彥博特降授

太子少保致仕 閏月丙戌制詔文彥博諸子竝令解

官侍養司馬康追奪贈官 帝以張天說所進書立意

狂妄詆訕先帝送開封府取勘開封府言天說上書詆

訕情不可恕詔特處死 觀文殿學士知定州韓忠彥
降充資政殿學士以中書舍人蹇序辰論其忘恩附姦
毀訛先帝故也 詔上清儲祥宮御篆碑文蘇軾所撰
已令毀棄宜使蔡京撰文并書 壬辰詔通州居住王
覲改送袁州孔文仲鮮于侁吳處厚亦各追貶 鄭雍
落資政殿學士安燾落觀文殿學士差遣如故用蹇序
辰之言也 壬寅以曾布知樞密院事許將爲中書侍
郎蔡卞爲尙書左丞吏部尙書黃履爲尙書右丞翰林
學士林希同知樞密院事章惇之初拜相也曾布在翰
林草惇制詞極其稱美望惇用爲同省執政惇忌之止

拜同知樞密院故事樞密日得獨對惇疑布夏引林希
同知樞密院使察之希尋爲布所誘亦背惇布與惇益
不合卒傾惇居其位 癸卯大雨雹自辰至申 甲辰
詔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蘇軾責授瓊州別駕移
送昌化軍安置賀州安置范祖禹移送賓州英州安置
劉安世移送高州昌化故儋耳地軾初至僦官屋以居
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僦人連甍畚土以助之
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爲樂若將終身焉 三月辛酉遼
以燕國王延禧生子遷妃父之官仍賜官屬錢 壬戌
夏人犯麟州神堂堡出兵討之進築胡山砦 癸亥賜

禮部奏名進士新淦何昌言等及諸科及第出身共六百九人是日未啟封讀程文至第四八纔讀數百字曾布蔡卞俱云文字顯不如第三恐不須讀啟封乃章惇之子持也至第五人帝宣諭曰對策言先朝法度當損益恐無可降之理使先帝在位至今亦當隨宜損益承旨蔡京進曰先帝則當損益陛下方紹述先志不當損益布曰恐無此理帝顧卞曰如何卞曰不知欲何如損益京曰但言事當損益者不可不損益布曰如此乃是卞亦默然帝曰要不須降然卒降爲第七及啟封則李元膺乃蔡之子也後五日布同林希言前侍集英放進

士因言及損益先朝法度事未敢極陳時變有所不同
人情有所不愜豈得不損益如此則是膠柱而鼓瑟也
況卽今行保甲如先朝團教事皆未敢行三省行八路
差官法累經修改未如舊法凡此之類豈非損益帝曰
但不失大意可矣布曰今在朝之人設此綱罟以爲中
傷羅織之術凡有人言及政事便以爲非毀先朝因此
斥逐者不一願陛下更加審察希所陳略如布指帝頗
欣納布又言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當一
切誅殺子弟常禁銅資產當籍沒此姦人附會之言不
足取帝曰只是敢言布曰此有所憑恃非敢言也天若

乃蔡京門客故爲此言帝領之天若興化人也 丁卯
詔瀘南安撫司南平軍毋擅誘楊光榮獻納播州疆土
庚午夏人大至葭蘆城下知右州張構等擊走之

甲戌幸金明池 丙子尅湖山新砦成賜名羌砦 辛
巳西上閤門使折克行破夏人于長波川斬首二千餘
級獲牛馬倍之 壬午中書舍人同修國史蹇序辰言
前日追正司馬光等罪惡實狀具明乞選官將姦臣所
言所行事狀竝取會編類人爲一本分置三省樞密院
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從之章惇蔡卞請命序辰及直
學士院徐鉉主其事由是指紳之禍無一得脫者 是

春高麗王昱殂 夏四月甲午以校書郎陳瓘通判滄
州曾布林希言瓘登高料不宜補外帝曰章惇亦云瓘
當作館閣但議論乖僻故止布曰瓘不見其乖僻但議
論詆訾蔡卞爾它無所聞希曰瓘嘗爲越州簽判與下
論事不合遂拂衣去然人材實不可得布曰主張士類
正在陛下願少畱聖意帝欣然納之初瓘爲太常博士
時薛昂林自乞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
序文以問二人議沮遂得不毀 熙河築金城開 丁
酉進編臣僚章疏一百四十三帙 己亥舒州團練副
使循州安置呂大防卒大防赴循

政異薛鑑云大防將赴舒州案大防以舒

州副練副使安置循州舒爲內地循則嶺外瘴鄉至虔
大防赴謫所乃循州非舒州也今從長編校正

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
氏尙有遺種遂卒年七十一其兄大忠請歸葬許之大
防身長七尺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
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
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論道攻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
關中言禮樂者推呂氏 庚子知係安軍李沂伐夏國
破洪州 辛丑追貶呂公著昌化軍司戶參軍司馬光
朱崖軍司戶參軍先是邢恕爲章惇言元豐八年神宗
晏駕三月二十七日范祖禹自西京赴召司馬光送別

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不可不慮宣訓者北齊武明婁太后宮名也婁太后廢其孫少主殷立其子常山王演恕誣宣仁有廢立意又偽造光此言以信己讒然祖禹以七年冬末赴召雖惇亦知其妄故不復窮究但借此以罪光耳惇嘗稱司馬光邨夫子無能爲呂公著素有家風凡變改法度皆公著教之故亦累加追貶 王寅詔范純仁元祐四年罷相恩例不追奪竝給還王巖叟依例追奪又詔趙鼎歷任職名及贈官亦行追奪更有似此者依此施行因吏部刑部有請也 環慶鈐幣張存入鹽州俘戮甚眾及還夏人追襲之復多

失亡 知渭州章榘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逼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部之師陽繕理它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眾來襲榘追擊敗之二旬有二日城成甲辰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守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詔成都府路產茶州軍復行禁榷 丁未三省言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黃履言訪聞兩府大臣嘗議奏請皇子就傅建儲事王珪輒語李清臣云彼家

事外庭不當與知蔡確章惇間之對眾窮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確惇乃宣言於眾其議遂定臣又聞珪陰交高遵裕嘗招其子士充傳達語言臣伏思陛下以槐位處珪以鼎餗養珪凡十有六年今聖躬偶感微疹而珪已懷二心何以懲勸天下至三月初履又言臣論王珪議儲之事果合於義珪不可以無罪不然則臣亦當有責伏望早賜指揮又紹聖二年十一月右正言劉拯言王珪持二心爲姦其卒也恩禮甚厚蔡確定策受顧命輔翼陛下而擠死投竄之地功罪不明孰大於此伏望究珪之罪錄確之功又今年二月西京副將

高士京進狀稱先臣遵裕當先帝服藥危疑之際有故
宰相王珪召臣親弟承議郎士充密議取決於先臣欲
知皇太后意所欲立先臣大怒曰國家自有正統何決
于我因叱罵士充曰敢再往卽杖汝死有此忠義不獲
伸訴乞詳酌優賜褒贈又給事中葉祖洽言當先帝違
豫臣適在朝廷親聞士論籍籍罪珪伏乞特下有司正
珪之罪於是詔珪遺表恩例竝行追奪所賜宅拘收入
官追貶珪萬安軍司戶參軍帝之嗣位邢恕與蔡確陰
有異意確死貶所恕亦斥不用日夜圖報復黃履舊與
恕相得恕誣謗宣仁履與其謀元豐八年二月三日章

疏乃追爲之非當日所奏也高士京者遵裕假子嘗與
恕同官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從容謂士京曰公知元
祐閒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否
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者也當
是時王珪爲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於禁
中知否士京曰不知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
知當爲公作此事第勿語人因令所親信王械爲士京
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 己酉復文德殿侍從轉對

遼南府宰相趙廷睦知興中府參知政事牛溫舒兼同
知樞密院事 五月丁巳太子少保致仕潞國公文彥

博卒年九十二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
夷元祐閒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
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耶問其
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
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
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辛酉以皇太妃服藥及亢旱
決四京囚 壬戌詔陝西添置蕃落馬軍十指揮 癸
亥遼西北路招討使額特勒舊作幹特
刺今改討準布破之
己巳遼主駐薩里納舊作撒里
乃今改 辛未詔榜示朝堂曰
朕獲承先構永惟休烈盛美欲以昭示萬世而頃遭羣

姦逞憾力肆詆排政事人材廢毀殆盡思與卿士大夫
共承厥志念今在廷之臣乃陰懷私恩顯廢公議以姦
臣所斥遂爲當罪所變更爲得宜以先帝所建立爲不
然所裒擢爲非當僭譽餘黨幸復甄收扇爲是非不定
之論欲開善否要用之端朕察言觀事灼見邪心欲正
典刑當申儆戒其或怙終必罰無赦元祐初章惇爭論
役法劄子有云役法可以緩改非如京東鐵馬福建茶
鹽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也及蔡卞與蹇序辰謀其
作詔榜慮惇不從乃持惇元祐劄子以脅之曰若謂吳
居厚京東所行非是則先帝裒詔亦非是矣惇噤不能

語於是從序辰所請降詔楊云 太子少保致仕韓縝
卒贈司空諡莊敏縝出入將相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
以比晉何曾 丁丑三省言韓維朋附司馬光最爲盡
力詔維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筠州居住時年八十一
諸子乞盡納已官聽父里居且告章惇云父執政與光
議論多不合故得旨免行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遼史不載是年日食
今從宋史及長編

甲申遼主命罷諸路馳驛貢新

丙戌遼主命每冬駐蹕之所宰相以下構宅毋役其
民 戊子嗣濮王宗楚卒以其弟宗祐嗣 丙申詔翰
林學士吏部尙書各舉監察御史二人 丁酉環慶路

安疆砦成 甲辰熙河進築青石峽工畢詔賜人役及

防拓軍兵緒錢有差尋賜名西平 乙巳保寧軍觀察

畱後宗漢爲開府儀同三司徙封安康郡王 己酉太

原地震 庚戌遼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鄂嘉舊作吾也

今改爲南院大王 秋七月太白晝見 遼主獵於黑嶺

一 八月乙酉封世開爲安定郡王世開燕懿王德昭曾

孫也 丙戌鄜延將王愍復宥州 丁酉詔以蔡確無

辜貶死弟除名勒停又前朝奉郎碩特與敘換內殿崇

班確子少府監主簿涓奏臣叔父碩曩於邢恕處見文

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

乃彥博愛子必知當時姦狀詔翰林學士承旨蔡京權
吏部侍郎安惇卽同文館究問初及甫與恕同爲館職
相善其與恕書自謂畢禪當求外入朝之計未可必聞
已逆爲機穽以榛梗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及
甫嘗語蔡碩云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
甫自謂蓋俗謂駢馬都尉曰粉侯而韓嘉彥尙主故指
其兄忠彥爲粉昆朋類錯立謂王巖叟梁燾也及甫除
都司爲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止
爲平章事彥博致仕及甫以修撰守郡母喪除及甫與

恕書請補外肆爲詆毀之辭恕以此書與涓使訴其事
及置對及甫爲京惇所脅卽妄自解釋唯以昭比摯如
舊而眇躬乃以爲指上粉昆指王巖安梁燾巖安面如
傅粉故曰粉燾字況之以況爲兄故曰昆也又言父彥
博臨終屏左右獨告以摯等將謀廢立故亟欲彥博罷
平章重事問其證驗則俱無有確母明氏常有狀訴邢
恕云梁燾嘗對懷州致仕人李詢言若不誅確則於徐
邸安得穩便朝廷封其狀不爲施行至是涓以告章惇
惇遂檢明氏狀進呈并付京惇追問詢依違以荅亦無
證驗

戊戌築威戎城

己酉等出西方

戎異遷史作
乙巳今從宋

史及長編九月壬子以星變避殿減膳罷秋宴詔求直言

乙卯赦天下出元豐庫緡錢四百萬付陝西廣羅

丙

寅詔蹇序辰及入內內侍省使臣一員同審問文及甫事從蔡京請也 戊辰彗滅 壬申遼主駐瀋絲淀

丙子御殿復膳 丁丑遼以武定軍節度使梁援爲漢

人行宮都部署 戊寅遼招討使額特勒奏討默埒濟

舊作梅里
急今改之捷 己卯封婉儀劉氏爲賢妃 五國部

長貢於遼 冬十月乙酉詔鄭雍及呂大防等永不引

用期數及赦恩敘復從三省言也 壬寅以權吏部尙

書兼侍讀邢恕爲御史中丞 庚戌遼以西北路招討

使額特勒爲南府宰相 十一月乙卯富勒摩多部貢
於遼 戊午遼以安車召醫巫闕山僧志達遼主好佛
法能自誦其書每夏季輒令諸京僧徒及其羣臣執經
親講所在修葺寺院度僧甚眾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
奪小民民甚苦之 己未遼以中京畱守韓資讓知樞
密院事以同知樞密院事藥師努知右伊勒希巴 丁
卯詔諫議大夫以上各舉監察御史一人 癸酉詔中
大夫郴州安置劉奉世責授隰州團練副使弟知常州
當時差監南嶽廟以邢恕言其陰合劉摯傾害蔡確故
也 丁丑詔程頤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

李清臣尹洛卽日追遣之先是帝與輔臣語及元祐事
曰程頤妄自尊大至欲於延和講說令太母同聽在經
筵多不遜雖已放歸田里可與編管遂有涪州之命頤
編管蓋林希力希意邢恕必救頤則因以傾恕恕與希
曰便斬頤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 是日雷州別駕
化州安置梁燾卒燾自立朝一以拔引人物爲意在鄆
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
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位至執政八
年之閒所薦用之不盡負媿多矣 十二月癸未鼎州
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劉摯卒先是蔡京安惇其治文及

甫事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帝諭曰朕遵祖宗遺志未
嘗誅殺大臣劉摯等可釋勿治然京惇極力鍛鍊不少
置而燾先卒後七日摯亦卒眾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摯
教子弟先行實而後文執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
為文人無足觀矣致異長編載曾布日錄是年九月辛酉布獨奏事因言呂大防劉摯初貶淮南湖北至昨來明堂救方逾年故有不得遷敘指揮
今皆在嶺南惡地與前日不同今以天變肆赦謂宜稍
徙善地上笑曰劉摯等安可徙布曰臣所見如此叟在
陛下下移擇編刺配隸罪人亦分廣南與遠惡地為兩等
若稍徙之於端康英連之類似亦未為過上極難之按
此事不見它書唯見于布所自錄又係獨奏無同時佐
證布姦邪恐屬
虛妄今不取
乙酉侍御史董敦逸坐奏事不實貶

秩知興國軍

乙未詔鄭佑李伸各遷一官賞回河功

也又詔首建言及主議同河者郭知章李偉王孝先各
遷一官王令圖贈左中散大夫 丁酉詔祕閣校理劉
唐老落職監桂陽監稅務以唐老元祐姦黨故有是命
甲辰涪州安置黃庭堅移戎州避部使者親嫌也

是歲兩浙旱饑詔行荒政移粟賑貸 搯州夷楊光榮
等內附

元符元年

遼壽昌四年

春正月壬子遼主如魚兒濼 戊午

以右諫議大夫安惇權國子祭酒 丙寅咸陽縣民段

義于河南鄉劉鉅邨修舍得古玉印有光照室其文曰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上之 己巳遼徙準布貧民于山

前 甲戌幸瑞聖園觀北郊齋宮 二月丙戌白虹貫
日 壬辰復罷翰林侍讀侍講學士 丙申詔河北路
轉運副使呂升卿提舉荆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竝爲
廣南東西路察訪蔡京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
領乃更遣二人嶺外謀盡殺元祐流人時朝廷猶未知
劉摯梁燾之死已而知之二人竝罷 丁酉嗣濮王宗
祐卒以其弟宗漢嗣 戊申知蘭州王舜臣討夏人於
塞外 築興平城 三月壬子命三省樞密使三歲一
試刑法 丙辰米脂砦成 丁巳五王外第成賜名懿
親宅 戊午三省言究治前皇城使張士良辭服士良

以御藥院官給事宣仁聖烈皇后與陳衍更直宮中掌
文書其所從違某事皆衍輒自予奪頒降未嘗以聞問
有臣僚奏請東朝還政者衍匿其奏置櫃中不以聞東
朝亦不以聞於帝於是蔡京安惇言司馬光劉摯呂大
防等交通中人張茂則梁惟簡陳衍之徒獵取高位盡
變先帝成法淺懼陛下一日親政則必有欺君罔上之
刑乃同顧卻慮密爲傾搖之計於是疏隔兩宮及隨龍
內侍十人悉行放罷以去陛下之腹心廢受遺顧命元
臣置以必死之地先帝任事之臣無一存者以翦陛下
之羽翼大逆不道死有餘責陳衍罪在不赦亦乞更賜

審問正以國法詔誅衍於崖州徙士良羈管白州初章
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
陷之者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
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慊仍用黃履疏高士
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皇后
帝頗惑之最後起同文獄將悉誅元祐大臣內結宦者
郝隨爲助專媒孽垂簾時事建言欲追廢宣仁曰皇太
后太妃皆力爭之帝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惇卞
明日惇卞再有言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
卞乃已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逮赴詔獄欲使證宣

仁廢立及士良至以舊御藥告并列鼎鑊刀鋸置前謂
之曰言有卽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
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
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廢立之議由是得息 乙丑
詔蔡京等辨驗段義所獻玉印京目爲秦璽遂名曰天
授傳國受命寶 戊辰吏部郎中方澤等坐私謁后族
宴聚罰金補外 庚午遼主如春州 帝幸申王府辛
未幸端王府甲戌進封咸寧郡王侯爲莘王普寧郡王
似爲簡王祁國公偲爲永寧郡王 丙子築熙河通會
關 夏四月庚辰安定郡王世開卒 甲申幸睿成宮

及莘王簡王府 丙戌章惇等進神宗帝紀 詔梁燾
不許歸葬家屬令昭州居住 壬辰同知樞密院事林
希罷知亳州御史中丞邢恕罷知汝州希既叛章惇至
是恕論希罪惇因拜去之 丙申建顯謨閣藏神宗御
集 丁酉詔權禮部尙書蹇序辰兼侍讀 庚子幸睿
成宮 辛丑遜主以雨罷獵 壬寅學士院上寶璽靈
光翔鶴樂章 癸卯詔學官增習兩經 五月戊申朔
御大慶殿受天授傳國受命寶行朝會禮 己酉班德
音于天下減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蔡京治同文獄
畢言劉摯等有司馬昭之心爲同時之人所發乞正典

刑以及其子孫三省進呈辛亥詔剽摯梁肅據文及甫等所供語言偶逐人皆亡不及攻驗明正典刑摯肅諸子竝勒停永不收敘仍各令于元指定處居住以給事中徐鐸爲吏部侍郎癸丑以受寶恭謝景靈宮

庚申詔獻寶人段義爲右班殿直賜絹二百匹癸酉

遼烏爾古德呼勒舊作烏古敵烈今改部統軍使諾延舊作那也今改奏

北邊之捷諾延爲統軍邊境以寧其後部民乞畱遼主

許再任甲戌遼主駐薩里納六月戊寅朔詔改元

夏遣使求援于遼丙戌遣官分詣鄜延涇原河東

熙河按驗所築城砦丁亥遼以遼興軍節度使尼哩

舊作溫里今改爲特里袞以前知特里袞事耶律廓沙舊作郭三今改

爲南京統軍使 甲午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等上常平

免役敕令格式 遼以參知政事牛溫舒攝中京畱守

旣而部民詣闕請眞授從之 壬寅詔蹇序辰安惇看

詳元祐訴理所陳述語言於先朝不順者職位姓名別

具以聞序辰初有是請帝亦厭之蔡卞勸章惇力使必

行故有是詔自後緣訴理被禍者凡七八百人序辰及

惇實啟之 秋七月庚午詔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劉安

世梅州安置王巖叟朱光庭諸子竝勒停永不收敘

遼主如黑嶺 壬申京師地震 時有請以王安石三

經義發題試舉人者右正言晉陵鄭浩言三經義者所以訓經而其書非經也以經造士而以非經之題試之甚非先帝專任經術之義乃止 八月丙子朔熙河蘭岷路復爲熙河蘭會路 丁

亥詔侍從中書舍人以上各舉所知二人權侍郎以上舉一人仍指言所堪職任 九月丁未以霖雨罷秋宴己酉吏部尙書葉祖洽言王珪罪惡比劉摯等最爲暴著今罪罰輕重不侔何以慰天下公議詔珪諸子並勒停永不收敘 庚戌橫州編管秦觀特除名永不收敘移送雷州 丙辰朝奉大夫充祕閣校理孔平仲特

落職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坐黨附元祐用事者非毀先
朝所建立也 是日蹇序辰安惇以訴理事人對曾布
言此事株連者眾恐失人心昨朝廷指揮令言有不順
者具名聞奏中外皆以爲平允然恐議論者要有所加
願聖意裁察臣嘗謂訴理之人本無可罪今刑部左右
兩曹一主斷獄一主敘雪蓋自祖宗以來凡得罪經斷
訴雪者比比而有但元祐用事之人特置一司以張大
其事信爲可罪其訴雪者似不足深責管真宗踐阼有
建議欲放天下欠負者真宗云先帝何以不放大臣言
先帝畱此以遺陛下以固結天下人心真宗欣然從之

蓋人心不可失也帝深納其言而序辰及惇所陳已紛
紛矣右正言鄒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
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
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
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 壬戌看詳訴理所
言鄭俠上書謫訕朝政并王安國非毀安石等罪名元
祐初除雪不當又王旂王旂進狀內言父安國冤抑未
除詔鄭俠除名勒停依舊送英州編管永不量移王旂
罷京東轉運判官差監衡州鹽酒稅王旂監江寧府糧
料院 冬十月乙亥朔遼主駐蒲絲淀 己卯遼以南

府宰相額特勒兼契丹行宮都部署以傳導燕國王廷
禧先是南府有訟各州府得就按之其後非奉樞密檄
不得鞫問以故訟者稽留額特勒奏請如舊制遼主從
之 甲午昭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祖禹卒祖禹平居恂
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別白是非不少偕隱在遁英獻
納尤多嘗進唐鑑十二卷漢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
之目爲唐鑑公云 乙未詔武官試換文資 丁酉以
河北京東河湓遣官賑恤 己亥詔朝散郎汪衍瀛州
防禦推官余爽竝除官勒停永不收敘衍送昭州爽送
封州編管先是蔡京薦爽章惇惡之具言元豐末爽及

衍各上書詆誣先朝爽又元祐中曾上書乞宣仁歸政

險詐反覆故有是命 夏人寇平夏城知渭州章榘禦

之變其勇將威明阿密舊作鬼名阿理今改西壽監軍穆爾塔布

舊作一勒斬俘甚眾捷至帝為御紫宸殿受賀榘在涇

原久時夏人肆暴邊吏畏懷榘上言夏人嗜利畏威不

有憚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

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據其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

章惇與榘同宗言多見采由是邠州一城砦九屢敗夏

人而諸路亦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敗夏人遂不

復振 庚子中書省言元祐初起居舍人邢恕上書言

王安石呂惠卿用事臣時得召對先帝詢及二人臣具道安石之短惠卿之姦卒見排嫉又言太皇太后躬親聽斷竝用忠良全去弊蠹臣于此時首蒙擢右司員外郎職爲宰相屬官與聞政事臣以謂千載之一時又言韓維端諒名德乃與司馬光呂公著一等詔邢恕特降授承議郎知南安軍恕始罷中丞以本官知汝州居五月改知應天府章惇恐恕復用乃檢出恕所上書白帝曰邢恕除蔡確一事外無事不同元祐故特責之 癸卯駙馬都尉張敦禮坐元祐初上疏譽司馬光奪畱後授環衛官 詔祕閣校理權知潞州歐陽棐落職送吏

部與合入差遣坐別附元祐權臣每希進用也 十一月癸丑三省言王鞏張洙源累上書議論朝政表裏姦臣欲盡變先朝法度詔鞏除名勒停全州編管洙源特勒停峽州居住 辛酉夏復遣使求援于遼 甲子祀昊天上帝于闕丘大赦除元祐餘黨及特旨行遣者竝與量移 十二月丙子知淮陽軍葉濤改管句崇禧觀以給事中范鎰言其訴理之狀辭情不遜侵黷先朝故也 丁丑以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張商英爲集賢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 壬辰遼爲燕國王廷禧行再生禮曲赦三百里囚 遼國舅祥袞蕭文知易

州兼西南面安撫使高陽土沃民富吏其邑者毋黷于
貨文始至悉去舊弊務農桑崇禮教屬縣有蝗議捕
除文曰蝗天災捕之何益但反躬自責蝗盡去遺者
亦不食苗散在草莽爲鳥鵲所食時議以文可大用遷
唐古部節度使高陽勒石頌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六

宋紀八十六

宋紀八十六

起曆維單閼正月盡上章執徐十二月凡二年

哲宗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

帝

元符二年

遼壽昌五年

春正月遼主如魚兒渚

丁卯出內

金帛二百萬備陝西過儲

辛未詔張舜民畢仲游孫

樸趙敏梅灝陳察李昭玘並罷館職

二月甲戌朔令

監司舉本路學行優異者各二人

己卯詔許高麗國

王遣士賓貢

辛巳詔自今應被旨舉官所舉不當具

舉主姓名以聞 甲申夏人以國母喪遣使來告哀且謝罪詔御其使 戊子卿延鈴轄劉安敗夏人于神堆
一乙未詔吏部守令課績從御史臺考察黜其不實者
曾布言章惇蔡卞施行元祐人眾論皆謂過當然此
豈爲詆訾先朝大抵多報私怨耳惇卞初相得故惇於
卞言無不聽及相失卞多反其事人皆笑之今朝廷政
事一出於卞無敢違者帝曰蔡京尤與惇不足布曰惇
於蔡氏兄弟無不畏者近頗欲屈意求和於京而京不
爲之屈也 歐陽棐朝見帝目之語曾布曰此元祐五
鬼布曰亦聞有此名元祐附麗亦必有之治郡亦常才

然裴歐陽修之子登進士第修于英宗定策之際最有功帝領之 丙申詔吏部員外郎孫諤與合入差遣以元祐訴理有銜冤飲恨之語也 夏人告敗于遼以求援三月丙辰遼使蕭德崇來爲夏人請緩師仍獻玉帶築環慶路定邊城 丁巳秦鳳經略司言吳名革率部族孳畜歸順詔名革補內殿承旨首領李嘯補右侍禁及賜錢帛有差 夏四月庚辰幸莘王府 丙戌築腳延河東路暖泉烏龍砦 丁亥以旱減四京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 辛卯詔鞠獄徒以上須結案及審錄審奏然後斷遣不如令者坐之 癸巳封永嘉郡王懿

爲睦王 遣中書舍人郭知章報聘于遼 甲午以江
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張商英爲權工部侍郎 丁酉築
威羌城 章惇乞退遂徑出居僧舍其家已先出帝乃
令約攔行李勿受惇乞解機務章奏 五月甲辰太白
晝見 庚戌築廊延路金湯城 癸亥奉遷眞宗神御
於萬壽觀延聖殿 建西安州及天都等砦 是日遼
主謁乾陵 乙丑進章惇官五等曾布三等許將蔡卞
黃履皆二等 戊辰詔朕閱陳次升任御史日章奏觀
其微意附會權臣詆毀先帝朕含容其過委以諫職復
敢狃習故態觀望言事久居其位殊無小補可罷職與

遼小監當乃責監全州鹽酒稅 遼以南府宰相額特
勒兼西北路招討使禁軍都統己巳遼主駐沿柳湖
六月庚辰賜蘭會州新砦名會州城 甲申遼以知右
伊勒希巴蕭藥師努爲南面林牙兼知契丹行宮都部
署事 甲午賜環慶路之字平曰清平關 乙未五國
部長朝于遼 戊戌築定邊白豹城訖工閣門使張存
等轉官賜金帛有差 準布貢于遼 己亥河決內黃
口東流斷絕 遼以興聖宮使耶律薩嘉努爲右伊勒
希巴 秋七月壬寅朔惕德部長貢于遼 庚戌河北
河漲沒民田廬遣官賑之 辛亥遼主如太牢古山

丁巳詔水部員外郎曾孝廣詣河北路相度措置河事

孝廣嘗爲水官不主東流故特遣之 邈川首領轄戢

舊作轄性嗜殺部族攜貳大會森摩沁展舊作心牟等

有異志以轄戢季父索諾木丹津舊作蘇南黨征今改雄武譖殺

之其黨皆死獨峴酋沁羅結舊作錢羅得逃以董戢疏

族實巴衮舊作銘巴居隴逋部河南諸羌多附之乃往

依焉遂奉實巴衮之子巴勒藏舊作杓據薩格舊作銘

城轄戢攻殺巴勒藏沁羅結奔河州說洮西安撫使王

瞻以取青唐之策瞻言于朝章惇許之瞻引兵趨邈川

丙寅欽彪阿成以城降瞻留屯之 先是蹇序辰言請

將六曹諸司自元豐八年四月以來應改更法度言涉
譏訕者盡數檢閱隨事編數竝著所任官姓名具冊申
納三省李積中亦以爲言三省不行踰半年矣至是乃
復檢舉降詔意欲有所羅織故也 八月壬申知河南
府盛陶改知和州以言者論其元祐中詆誣先烈排毀
舊弼也 癸酉章惇等進新修敕令式惇讀于帝前其
間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
可取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 甲戌太原地震 詔大
河水勢十分北流將河事付轉運司貴州縣其力救護
北流隄岸 戊寅皇子生賢妃劉氏產也 乙酉賜熙

河路繕錢百萬撫綏部族 丁亥城會州元豐中雖加
蘭會與熙河爲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之以西
安城北六砦隸焉 轄戩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
唐詣河州降于王瞻詔胡宗回爲熙河經略使以節制
之 癸巳太白晝見 甲午建葭蘆砦爲晉寧軍 九
月庚子朔夏人來謝罪 左司諫王祖道言全河北流
渰没人戶田苗請先正吳安持鄭佑李伸李偉之罪投
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令工部檢詳東流建議
及董役之人以名聞奏 癸卯命御史檢點三省樞密
院竝依元豐舊制 甲辰幸儲祥宮 乙巳幸醴泉觀

丁未詔立賢妃劉氏爲皇后孟后旣廢章惇與內侍
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
生子帝大喜遂立之 乙卯通判潭州畢漸言應元祐
中諸路所立碑刻紀事等請悉令碎毀從之 己未青

唐會隆贊

舊作隴
按今改

以城降

壬戌雨罷秋宴

甲子右

正言鄒浩除名新州羈管時章惇獨相用事浩上章露
劾數其不忠侵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曰臣聞
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則立后
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
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

不可不遵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尙氏爭寵致罪
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至公也及立后
則不選于嬪妃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爲萬世法也陛
下之廢孟氏與郭氏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
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
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
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至公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
居一于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所爲及
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爲國
家不幸于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

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寶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天意昭然望不以一時改命爲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爲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帝謂浩曰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

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明日

章惇入對極詆浩狂妄遂有此責章留中不下

攷異留中不下

依東都事略鄒浩傳宋史浩傳云付外恐非使此疏果下三省爲人所共見則蔡京它日亦不得僞爲浩奏以誣之尚書右丞黃履言浩犯顏納忠不宜遽斥之死地

坐罷知亳州

攷異據宰輔編年錄履罷在閏九月辛巳在浩貶後十有七日今併見於此

初

陽翟田晝議論忼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浩除正言晝適監廣利門往見浩問曰平日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謝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于浩差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淡相信而後發貴有蓋也晝然之旣而謝病歸里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

不言可以絕交矣志完浩字也浩得罪晝迎諸塗二人
流連三日臨別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
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常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
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
寺簿仙遊王回回曰事有大于此者乎予雖有親然移
忠爲孝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
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遷者以間逮詣
詔獄眾爲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
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

卽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荅

丙寅御文德殿冊皇后 閏月庚午朔朝請郎賈易特

授保靜軍司馬邵州安置以在元祐中任臺諫羽翼權

臣誣謫先猷故也 癸酉置律學博士員 詔詳議廟

制 轄戢旣降于王瞻而瞻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

朝于是青唐大會森摩沁展迎實巴衮入城立瑪爾戢

舊作木之子隆贊爲主其勢復張轄戢大懼自髡爲僧

征今改

以祈免熙河帥胡宗回督瞻進師瞻急攻隆贊及森摩

沁展等皆出降瞻入據其城詔青唐爲鄯州隴右節度

邈川爲湟州宗哥城爲龍支城竝隸隴右命王瞻知鄯

州王厚知涇州 丙子遼主駐獨盧金 戊寅以鄆州

爲寧砦城 丙戌梁州團練使仲忽進古方鼎識曰魯

公作文王尊彝 甲午熒惑犯太微垣左執法 乙未

皇子薨追賜名茂贈越王諡曰冲獻 遼招討使額特

勒討西北邊部之爲寇者俘獲甚眾獲馬駝牛羊各數

萬 冬十月庚戌集賢殿修撰文及甫落職知均州依

呂大防例不得引用期數赦恩敘復 壬子詔河北大

名二十二州軍置馬步軍指揮以廣威保捷爲名 丁

巳遼額特勒奏西北邊之捷丙寅遼以同知南京畱守

事蕭德勣舊作得里底今改知北院樞密使事戊辰遼賑遼

州饑仍免租賦 十一月甲戌遼賑南北二糶 丁亥

詔以綏德城爲綏德軍 壬辰詔河北黃河退灘地聽

民耕墾免租稅三年 乙未詔諸州置教授者依太學

三舍法考選生徒升補悉如太學三舍法州許補上舍

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

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

十二月庚子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威明結舊作嵬名濟今改

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垂

民少安 壬戌水部員外郎曾孝廣言大河見行滑州

通利軍之閒蘇邨埽今年兩經危急請自此埽危急處

候來年水發之時乘勢開埽導河使之北行以遂其性
下合內黃縣西行河道永久爲便從之 甲子遼以參
知政事趙孝嚴爲漢人行宮都部署以漢人行宮都部
署梁援爲遼興軍節度使以樞密直學士耶律儼參知
政事 是歲夏改元永安

三年

遼壽昌六年

春正月辛未帝有疾不視朝 癸酉遼南

院大王耶律鄂嘉卒 丁丑奉安太宗御容于景靈宮

大定殿

戊寅大赦天下蠲民租 己卯帝崩于福寧

殿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
事須早定章惇厲聲曰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

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太后
曰申王病不可立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當立
惇又言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
章惇聽太后處分乃召端王偕入卽皇帝位羣臣請皇
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
之 庚辰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秩一等賞諸
軍遣宋淵告哀于遼 辛巳尊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
癸未追尊母貴儀陳氏爲皇太妃 甲申命章惇爲
山陵使 丁亥遯主如春水 戊子以章惇爲特進封
中國公 己丑罷增八廂邏卒 以權工部侍郎張商

英爲中書舍人

辛卯遼招討使額特勒執瑪古蘇

舊作

磨古斯今改

以獻自準布諸部不靖瑪古蘇尤爲遼患至是

始就擒加額特勒太保 丙申遼主下詔問民疾苦

二月己亥始聽政尊先帝妃朱氏爲聖瑞皇太妃 丁

未立順國夫人王氏爲皇后后開封人德州刺史藻之

女也 遼以烏庫部節度使慎嘉努爲南院大王己酉

遼磔瑪古蘇于市 庚戌向宗回宗良遷節度使太后

弟姪未任者俱授以官 癸丑初御紫宸殿 遼出絹

賜五京貧民 戊午以新除吏部尙書韓忠彥爲門下

侍郎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

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時號小元祐 庚申給事中劉拯言韓忠彥乃駙馬都尉嘉彥之兄元祐中嘗除尙書右丞以人言遂移樞府今乃除門下侍郎使它日援以爲例恐政府將爲敦夔外戚之地矣帝不從 以知亳州黃履爲尙書右丞 辛酉名懿德宅潛邸曰懿德宮 壬戌詔陝西轉運副使馬城等提舉開修解鹽池 甲子毀承極殿 三月戊辰朔詔宰臣執政侍從官各舉可任臺諫者 辛未以給事中范鏗爲龍圖閣待制知瀛州 甲戌召權發遣衛州陳瓘爲左正言監袁州酒稅鄒浩爲右正言知洛州

龔夫爲殿中侍御史韓忠彥曾布薦之也 甲申以中

書舍人張商英爲龍圖閣待制河北路轉運使兼提舉

河事先是曾布論劉拯當逐帝曰張商英與拯皆不可

留商英無一日不在章惇處布唯唯而退後旬日商英

乃有是命蓋韓忠彥輩奉行上旨也攷異李燾曰商英本傳云時大河決

除水官非其人商英繼詞頭且言築隄塞河是塞兒口而止其啼也宰相因奏觀商英言必能治河宜委之遂

除待制河北漕案商英自中書舍人出曾布日錄載其事端坐章惇黨也本傳飾詞今不取王瞻

留鄴州縱所部剽掠羌眾攜貳森摩等結諸族帳謀反

瞻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初瞻又諷諸羌會

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必羅結請歸帥本路爲倡

贍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人十萬眾助之城

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贍因棄青唐

而還寶巴袞與其子希斯羅斯

舊作籍賒
羅撒今改

據之羣羌復

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并棄邈川且謂隆

贊乃瑪爾散之子遂命爲河西軍節度使知鄯州賜姓

名曰趙懷德其弟巴爾丕勒鄂丹幹

舊作邦辟
丁頃今改

曰懷

義爲廓州團練使知湟州加轄散懷遠節度使而貶贍

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落職知蘄州贍至穰縣自

縊死

遼弛朔州山林之禁

乙酉以翰林學士承旨

蔡京爲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蔡卞言

于帝曰兄不敢辭行然論事累與時宰違戾人但云爲
宰相所逐帝不荅翼日會布對帝謂布曰蔡京張商英
范鎰皆已去只有章惇劉拯王祖道未去布曰言者稍
舉職則此輩亦何可安也 己丑以日當食降德音于
四京減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庚寅錄趙普後 辛
卯以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雍邱崔鷗應詔上書
曰方今政令煩苛風俗險薄未暇悉陳而特以判左右
之忠邪爲本臣出于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
人有指元祐之臣爲姦黨者必邪人也夫毀譽者朝廷
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

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姦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揆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逐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與之名其誰信之傳曰謂狐爲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光忠信直諫聞于華夷而謂之姦是欺天下也欺後世也夫一人可欺也朝廷可欺也

天下後世不可欺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爲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賤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殘忍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之心跋扈不臣之變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其持暗默以爲得計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

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綱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微樂而無懿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乙未卻未興民王懷所獻玉器 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戊戌詔知太原府蔡京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給事中劉拯罷知濠州以其論事觀望也是日曾布入對帝諭布曰皇太后疑蔡京不當出欲且留修史布力陳京卞懷姦害政

黨援布滿中外善類義不與之竝立此必有姦人造作
言語熒惑聖聽帝曰無它皇太后以神宗史經元祐毀
壞今要難于易人耳 癸卯遷主如炭山 甲辰以門
下侍郎韓忠彥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禮部尙書
李清臣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
戊異編年錄清臣之奇竝以
癸丑日除授今從宋史表 丁未以帝生日爲天寧

節 己酉皇長子亶生時帝甫登位卽生嫡長欲異其
禮越三日大赦授亶山南東道節度使封韓國公 癸
丑賞應詔上書可采者鄭敦義高士育鹿敞求何大正
呂彥祖凡五人 丁巳詔范純仁等復官宮觀蘇軾等

徙內郡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
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
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純仁頓首謝徙居
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制詞有云豈
惟尊德尙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間忠告純仁
間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旣又遣中使趣入覲
純仁乞歸養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純仁安否且
曰范純仁得一識而足矣軾自昌化移廉徙永夏三赦
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于常州

政興軾卒於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丁亥今并見

於此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常自謂文章如行雲流水初

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爲舉子至
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爲小
人忌惡不得久居朝廷 先是韓忠彥言哲宗卽位嘗
詔天下實封言事獻言者以千百計章惇旣相乃置局
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指爲謗訕前日應詔者大抵得
罪今陛下又詔中外直言朝政闕失若復編類之則敢
言之士必懷疑懼臣願急詔罷局盡哀所編類文書納
之禁中中書舍人曾肇亦言祖宗以來臣僚所上章疏
未嘗編寫蓋緣人臣指切朝政彈擊臣下皆是忘身爲
國不顧後禍朝廷若有施行往往刊去姓名只作臣僚

上言所以愛惜言事之人不使招怨若一一編錄傳之無窮萬一其人子孫見之必結淡隙祖宗以來未嘗編錄意恐在此今編錄既非祖宗故事又有隄定年月且元豐八年四月已前上至國初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已後下至今日章疏何爲皆不編類而獨編此十年章疏臣所未喻欲乞指揮將中書樞密寫人等並各放罷帝嘉納之癸亥詔罷編類臣僚章疏局翼日吏部侍郎徐鐸取已編類成書者悉行進入御史中丞安惇附會權姦屢興大獄天下疾怨爲二惇二蔡之譖及召鄒浩爲諫官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

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之何爲不可復用惇懼而
退陳瓘請曰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
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乃出惇知潤州
五月丁卯朔罷理官失出之罰 皇太后將復瑤華
之位會太學上舍生何大正上書言之癸酉遂降詔曰
瑤華廢后累經大需其位號禮數令三省樞密院詳議
以聞丙子廢后孟氏復爲元祐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
尚書右丞蔡卞專託紹述之說中傷善類皆密疏建
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
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淺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

卞或噤不啟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殿中侍御史龔夬言咎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至章惇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閒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間也蔡卞事上不忠懷蕪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相繼論死乙酉卞罷知江寧府比部員外郎董必出知興國軍知無爲軍舒亶監潭州南嶽廟皆卞黨也遼漢人行宮都部署趙孝嚴卒丙戌遼主駐納葛深己丑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

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 辛卯還司馬光

等致仕遺表恩 癸巳河北河東陝西饑詔帥臣計度

振恤 乙未遼以東京畱守阿魯薩古舊作阿魯爲特

里衮以南院宣徽使蕭常格舊作常哥今改爲漢人行宮都部

署 六月丙申朔遼遣使來弔祭 辛丑遼以有司案

牘書宋主嗣位爲登寶位奪宰相鄭顥以下官出顥知

興中府事韓資讓爲崇義軍節度使御史中丞韓君義

爲廣順軍節度使 乙巳左正言陳瓘言龍圖閣待制

知荆南邢恕昨以北齊宣訓語誣司馬光而光及范祖

禹等貶竄以文及甫私書證劉摯梁燾王巖叟皆有姦

謀而摯等家族幾至覆滅。今朝廷矜恤之恩，徧及孑殘，則是恕前日之所行，不爲陛下之所信也。恕反覆詭詐，得罪先朝，公議不容久矣。今竊以華職付以大藩，中外沸騰，不以爲允。伏望原情定罪，以協公議。丁未，詔恕以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均州居住。戊午，遣使決五京滯獄。己未，遼以遼興軍節度使梁援爲樞密副使。遼主召參知政事耶律儼至內殿，詔以政事遼主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儼嘗得勝，采遼主曰：「上相之徵也。」遷知樞密院事。儼妻邢氏有美色，嘗出人禁中，儼教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權寵益。」

固 秋七月丙寅朔奉皇太后詔罷同聽政 庚午遼
主如沙嶺 八月乙未朔以祕書少監鄧洵武爲國史
院編修官從蔡京之薦也給事中龔原葉濤駁奏洵武
不宜濫厠史筆乃令中書舍人徐勣書讀行下 庚子
作景靈西宮奉安神宗神御建哲宗神御殿于其西
辛丑出內庫金帛二百萬糴陝西軍儲 壬寅葬哲宗
欽文睿武昭孝皇帝于永泰陵 庚戌詔以仁宗神宗
廟永世不祧 癸亥附哲宗神主于太廟 左正言陳
瓘言山陵使章惇奉使無狀以致哲宗靈輦陷惇不前
露宿于野願速罷惇職事免其朝見別與差遣然後降

出臣僚前後章疏別議典刑 遼西北諸部寇邊招討
使額特勒以兵擊敗之是月使來獻捷 九月甲子朔
詔修哲宗實錄 尚書左僕射章惇五上表乞罷政事
詔荅不允惇徑出居僧舍帝謂輔臣曰朕待惇如此體
貌不爲不至矣惇乞越州當與之初臺諫豐稷陳師錫
陳瓘屢劾惇有以定策時異議爲言者至是帝將罷惇
謂輔臣曰朕不用定策事貶惇但以扈從靈駕不職罷
之餘事候有人論及別議行遣 丙寅遼遣使來賀卽
位 丁卯減兩京河陽鄭州囚罪一等民緣山陵役者
蠲其賦 己巳辛龍德宮 辛未章惇罷爲特進知越

州仍放辭謝 丁丑詔修神宗正史 已卯右司諫陳
瓘言向宗良兄弟依倚國恩憑藉慈蔭夸有目前之榮
盛不念倚伏之可畏所與遊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
出其門裴彥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遂
使物議籍籍或者以爲萬幾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
今猶與也庚辰御批瓘言虛誕不相可送吏部與合入
差遣三省請以瓘爲郡帝不可乃添差監揚州糧料院
瓘初不知被責復求翼日見上閤門不許瓘卽具以劄
子繳進其一論景靈西京其二論章惇罷相制所稱國
是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

兩 先是御史中丞豐稷殿中侍御史陳師錫言翰林
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蔡卞兄弟同惡
迷國誤朝卞雖去位尙竊峻職玷名邦京偃然在職日
夜交納內侍戚里以覲大用京好大喜功銳于改作若
果大用必變亂舊政天下治亂自此分祖宗基業自此
墮矣辛巳稷登對又言陛下持萬乘威權何憚一蔡京
不能去無乃爲聖母主張乎當紹聖元符間章惇蔡卞
竊弄威權陷哲宗于有過之地廢元祐皇后于瑤華宮
京皆與有力焉惇卞之惡賴陛下神斷投之外服而京
猶泰然在朝有自得之色忠臣寒心良士痛骨非自愛

而憂之蓋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天下賢人君子憂也

癸未遼主望祀木葉山 甲申詔蔡卞落職提舉洞

霄宮太平州居住知成都路昌衡知郾州呂嘉問竝分
司南京光州居住坐尹京時附會惇卞殺戮無辜也河
北都轉運使張商英知瀛州范鎰竝落職商英知隨州
鎰知滁州亦坐惇卞黨故責 是日翰林學士曾肇上

書皇帝及皇太后曰夫以皇太后定策之明還政之速
著人耳目可謂盛矣今陳瓘以一言上及遂至敗斥雖
非皇太后聖意然四方萬里之遠豈能家喻戶曉萬有
一人或謂皇太后有所不容則盛德不爲無累臣愚計

謂皇帝以瓘之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
隱忍包容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母儀不
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皇太后能含宏光大雖有狂言
不以爲罪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美哉丁亥詔瓘改
知無爲軍時瓘已出國門卽于門外露章辭免曰臣昨
所進劄子請正蔡京之罪陛下若以臣言爲是則當如
臣所請若以臣言爲非則重加貶竄乃得允當所有知
無爲軍敕不敢祇受詔不許辭免 戊子遼主駐薄絲
淀 己丑復均給職田 冬十月丙申以蔡京爲端明
殿學士知永興軍 初章惇旣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爲

賈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
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
此看詳官如安惇蹇序辰受大臣風諭傳致語言指爲
謗訕攷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人竝除名放歸田里
而貶章惇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丁酉以尙書
右僕射韓忠彥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壬寅以知樞
密院事曾布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癸卯五國
諸部長貢于遼 辛亥詔知荆南府楊畏提舉洞霄宮
甲寅遼以平州饑復其租賦一年 乙卯升端州爲
興慶軍節度 詔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林希降端明

殿學士知揚州龍圖閣待制知洪州葉祖洽落職依舊
知洪州龍圖閣待制知青州徐鐸落職知湖州從中丞
豐稷言也 戊午改知南康軍龔原知壽州 己未詔
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 辛酉罷平準務

十一月癸亥朔改知永興軍蔡京知江寧府 左正

言陳祐言林希爲中書舍人草呂大防責詞以司馬光
變法之初指名老姦略無忌憚蘇轍試賢良而希言轍
對策之時已有異志至于文及甫造爲劉摯甘心快意
之事亦希有以啟之而罪大責輕人望不厭伏望重行
降黜投之閒散以申公憲乙丑詔希落端明殿學士依

舊大中大夫知揚州 丙寅遼以天德軍民田世榮三世同居詔官之令一子三班院祇候 丁卯詔修六朝寶訓 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帝納其言庚午詔改明年元曰建中靖國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徐勣勣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邪與正若不攷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也 詔知江寧府蔡京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從侍御史陳次升言也京既貶輔臣謂蔡卞責輕于是竝責卞爲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府居住次升又言卞之爲害不在章惇

下悖既以散官安置潭州而卞則止于近地分司何名
爲謫王申詔卞降一官依前分司移池州居住 丙子
遜主召醫巫閭山僧志達設壇于內殿 戊寅以觀文
殿學士安燾知樞密院事 庚辰尙書右丞黃履罷爲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 乙酉置春秋博士
辛卯以禮部尙書范純禮爲尙書左丞 侍御史陳次
升言右僕射曾布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用匪人大開
邊釁近登宰輔獨擅國權輕視同僚威福由己進拔親
故羅列京局以爲耳目任用門人置之臺諫以爲腹心
子弟招權交通賓客其門如市伏望特正典刑以謝天

下 十二月甲午以皇太后不豫禱于宮觀祠廟嶽瀆

戊戌蔡京復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 出廩粟減價

以濟民 己亥遼以知右伊勒希巴事薩嘉努爲北面

林牙 辛丑慮囚 甲辰詔修國朝會要 戊申降德

音于諸路減囚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辛亥遼主命燕

國王延禧擬注大將軍以下官 是歲遼封高麗王顯

爲三韓國公放進士康秉儉等八十七人 穆都哩舊作

毛瞻祿降于女直時阿蘇猶在遼遼使使來罷兵未到

英格使烏凌阿實舊作烏林答往佐和卓戒之曰遼

使來但換我軍衣黑旗幟與阿蘇城中無辨勿使遼使

知之遼使可以計創勿聽其言遠罷兵也遼使果來罷

兵英格使呼嚕

舊作胡魯人

穆沁

舊作遼人

二人與俱至阿蘇

城和卓見遼使詭

謂

此二人曰我部族自相攻擊干汝

等何事乃援槍刺殺呼嚕穆沁之馬遼使驚駭遽走不

敢回顧徑歸居數日破其城執迪舒係殺之阿蘇復訴

于遼遼遣奚節度使伊哩

舊作烈今改

來英格至拉林

舊作來流

今改水見之伊哩問阿蘇城事命英格曰凡攻城所獲存

者復與之不存者備賞且徵馬數百匹英格與其下謀

曰若償阿蘇則諸部不復可號令任用也乃令和納

舊作

主假圖塔

舊作禿塔今改

兩水之民陽爲阻絕鴈路復使斃故

德部節度使言于遼曰欲開鷹路非生女直節度使不可遼不知其爲英格謀也信之命英格討絕鷹路者而阿蘇城事遂止英格聲言平鷹路畋于圖袞舊作土溫今改水遼使使賞其功英格令富嘉努以遼賜物給和納圖塔之民且修鷹路而還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六